

聖宋文選全集

九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余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設施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視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富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于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廩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明法力征以經營天下且數世矣至於始皇之時六國大抵皆消沮始滅韓後滅齊大率十年間耳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而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沫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待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已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效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將一戰勝齊下城七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得之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尚然況於暴秦乎

文帝論

昔者絳侯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所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如何哉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答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常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武帝以來未嘗如毅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毅少恩若是哉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復顧而起絳侯吹簫之羈民也用兵十

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悍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披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發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用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鎡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且能算霍光者莫如孝宣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取專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充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氏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為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奈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為霍光痛心者嗚呼宣帝既正君臣之分則遂覽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之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霍氏雖欲為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為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

景帝論

景帝稱寶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瑋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衛瑋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館車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矣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館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非少主之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可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嬖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人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周昌能彊項面折而

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亦異矣。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畏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視者有所忌，則重矣。鯁鱸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鱸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具，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多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雖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官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侮焉。此以名節爲重也。齊桓公兵車徜徉天下，而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敵也。郭子儀在而吐蕃罷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函賊，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六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捨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三也，司馬師弑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冲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晉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取相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中國之人莫之與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尚無心，方此時雖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尚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真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抑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清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者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

與德者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辯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靜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宜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考其勢校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間於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者矣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於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小大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於父子兄弟之際者皆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於一鄉一邑而上至於君臣是果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謂天下之分起於天下之理夫理者本於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是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籍籍以力相勝於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於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

之至於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余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夷狄之疆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而晉亦微矣猶相與扶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符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關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效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符堅之敗於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嘗思之至於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於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出力以救其敗若符石之徒雖其甚彊有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人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蠅彊於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謂君臣之分其始出於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夷狄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鄰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夫晉之不亡是幸而不至於敗而遂成其業者也十六國

之顛沛此敗於分之不正者也夫好博者不皆貧也然謂博可爲而不貧則不可其所言者固天下之理也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於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於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彊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具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治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切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於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室者既已習於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唯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堤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者節度之制起於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於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數百萬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於天子而權歸於將軍天子養之於上而將軍實收其歡心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實之於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於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天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鉏蕩剷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以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若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更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於僖昭之間而起於天寶之際節度之彊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僖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翰之
賊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
臨戎止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
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
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於此者何謂二利一者
遷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彊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
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莫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
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
莽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
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
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衛長征驍騎
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
則明皇於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者必
能逆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
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
穰苴必姑避之故戰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而敵之不我拒
也然祿山之勢雖彊渡河而南則騎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
虎豹之有山林急則必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
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
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
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
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於河朔諸帥也其後
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率師於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
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鬪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
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謂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
者無他焉以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係者吾之君耳是故
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
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其功
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
於府而將出于衛使將之於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

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於下而士卒之顧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制而河北三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謂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蓋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曾無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子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按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析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年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畔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而後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軋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晏然而遣之耶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過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於行伍之間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裔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於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鎮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裔之鎮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真弱節度之術也

明皇論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爲言妙矣此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奧處蒙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

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使嬖女色晏朝早罷游蕩無度亦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趣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於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捨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人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正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礎鍼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波世不復凡此者其始好無爲之說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代宗論

余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壞亂之後肅宗草創事出一切人情震搖易以生變此非常才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爲吐蕃所驚跳奔于陝然國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哉余考代宗行事有類英王者二焉誠率是道而充之其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能容大功之臣肯之而不疑犯之而不怒而外無姑息之迹一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功著矣懷恩之恃功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宗不與之較故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較力則彼驍勇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乘氣而兇悻蓋將亡也是其料懷恩于目中矣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幸陝之役堅坐不應此其意非持兩端則高卧以觀變也代宗恩禮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之功而傷之天下其謂我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當爾也德宗之於懷光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揜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而不疑寵魚朝恩幾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問目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下厭服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爲也是二者英主之所難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哉

德宗論

德宗憤藩鎮之彊僭有鞭撻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赤衛以從事於伐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發身播國殘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

之後亂不得息至于憲宗用一裴度波策出師淮西既平山東河北疆藩
大鎮弭耳聽命然憲宗之世海內略定二帝於用兵伐之則同而功烈何
其相萬也管子有言攻堅則取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馬燧李抱
真計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疆國富屹然大鎮非可易攻者也二將之
力弊於田悅而王武俊朱滔相煽而起自魏至燕數千里間莽為戰場而
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積叛然數郡之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為
日夕矣危亡之機已見而元濟昏童蠲疆其間此特不欲取耳取之可以
必得豈與河朔諸鎮比哉憲宗乘其機察其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田
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四方靡然效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
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人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
以陸梁而不忘也憲宗先攻其易碎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已
震於天下師道承宗所以游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者使之負石而
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礎嬰兒則責育在旁必且心悸此攻堅攻瑕
之論也

五代論

春秋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號皆明安危曉利害疆國禪之而不敢易

余切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

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或則相與

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而余深

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

明宗世常恨不為國家去路王時路王蓋一罷鎮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

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路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

廷臣有呂琦者言於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為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

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信其言而先為之所可以

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噫吾

國以一漢人為王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於南狼狽客死於路大勞甚

費而於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中國人馬如故然後

葬以嗚呼若此戎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

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

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

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為固天下有定勢

非智力可疆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定中原之理乎

穀於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一用故惟李穀獨有功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獨不知之耳

莊宗論

古之善戰者不患乎敵疆而不我若而所大患者與之為敵而兩無以相制也夫兩無以相制則勢足以相擾而不可以有成惟其曠日持久兩憊而不振如是而後有起而收之者雖然非有優游久遠之心誰能安坐而待之而至其兩憊而不振也吾亦安能必其變之所在則是吾與敵人常戰於不可知之間夫豈不殆哉是故古之善戰者必有以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計取之以可必之計而待之以可成之功夫如是而後能有立今夫天下之勇夫其才足以相勝其力足以相困奮臂角力以戰其死其勢終日而不能解至其能者則不與之致爭於手足之間而獨徘徊待伺一發而擣其虛中其要害之地而使之雖有手足之技不能以與吾較夫如是者勝敵之道也故力弱于敵則謀之力倍于敵則乘之力敵勢均則擣其虛襲其所忌而不可戰蓋昔者唐人以河東之地南向以爭天下百戰而無功以朱溫之疆親冒矢石與唐人從事於河上不能有河北尺寸之地其力之不足以相制亦明矣譬如兩人終日而博也代勝代負久而不決勝者欲罷而負者留之負者欲退而勝者激之蓋終朱溫李克用之世更勝迭負而卒不得其志至于莊宗力戰不顧思決成敗而不可行方其繼相於楊劉德勝之間蓋嘗蹙而不勝矣其後郭崇韜為之決入汴之策而後天下歸於唐夫梁人之有汴是猶人之有腹心也使吾之力雖不足以過之耶一日而潰其腹心則彼手足雖全而不為用此擣其虛襲其所忌之道也故莊宗之取天下其要在此而或者猶歸罪于段凝之區區何異夫披心抉腹而責手足之不救也昔者莊宗與劉鄩戰于莘劉鄩趨黃澤乘虛而襲太原中道而敗乃不能進夫劉鄩之襲太原是莊宗趣汴之策也彼鄩以謂人得糧十斛而後可以有功彼誠見天下之勢非朝夕之所能成其使策不顧以趣太原所以擣唐之腹心也歟夫莊宗能知其勢而為之防故唐不亡而梁人惟不能蔽其所忌故莊宗得志夫古之善戰者觀天下之勢而後戰從之者此之謂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七

張文潛文

子產論

天下之大患莫大於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於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無慕於賢己者疑若怠惰而無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於天者莫不有極強任而過使之則將有禍嗚呼怠惰而無志不猶禍於禍歟吾知量力之不可廢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聖人其別無窮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聖人之作天下使民之畏也有不待刑使民之愛也有不待賞夫無賞刑而畏愛行焉此天下之絕德也夫惟聖人而後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為治也去賞與刑以求天下之畏愛曰吾將學聖人也則亦敗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畏信賞以施愛其誰曰不可以為德不及于聖人耶不猶愈於敗乎夫烏獲之力至於舉千鈞而弱者至不舉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負千鈞則齧絕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鄭國有災有勸子產使遷國者子產曰吾不足以定遷矣夫遷國以免災與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焉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之計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豈其心以為不能定遷則其

文選二十一

一

患將甚於安坐而待患歟蓋子產嘗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子產卒行之也彼以為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非吾之所能故也余讀書至此未嘗不切嘆古之君子其知慮深遠而校利害也詳審量力而不誘于天下之浮說而深悲後世之惑者夫宋襄公之求諸侯徐偃王之行仁義卒無所受而敗隨之而世之人遂悲仁義之不效而余不知二人者果能為文武之事者歟非仁義之負二人二人之負于仁義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務近而量力之論不可以訓嗚呼使無妄學聖人者是豈使無學其德耶吾惡夫無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聖人之為聖豈好高而為之哉其中之有所舉而措之而已使誠有其德吾何愛聖人之事而不使為之哉

魯仲連論

昔者君子之于仁義其仁之非不勤而好之非不篤也然動而不得其中則君子不為是故罪至于可殺則君子不生之以為恩而鄉閭之鬪勢之所不能救則捨而不顧凡天下之事有可以不為而非不義者君子不強以為義也嗚呼君子之道豈固若是愆然而已哉彼誠以為事至于可以不為而無吾責而我惇惇然求為之以為功則夫世之求為君子者蓋亦甚勞而吾之心乃無非出于樂而後為之歟蓋昔者夫子之道未嘗不出



於忠恕而其所以待物者亦甚厚矣然陳常裁其君矣孔子沐浴而言之朝告其君而請討之至其不能討而孔子不强也門人有以謂報怨以德者而夫子謂何以報德出而告之朝者吾之所職者止矣鄰國之不討賊非吾之責也受人之德而樂之加吾以惡而怨之者是天下之常情也以德復德以怨復怨則理亦足矣故天下之人必將以所樂施所惡則夫為善者不亦枉其情歟彼魯仲連者閭里之自好者耳安知夫所謂直仁義者也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止而不享其報此魯仲連之所以為賢乎嗟夫魯仲連之所以為賢乃其所以為戾也夫當其位而後憂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孔子孟子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吾見其越常棄禮亂世敗俗而已矣夫無責而憂人之憂致力而不享其報則使世之中人免于義必自仲連始使天下之賢者必如仲連而後可則亦率天下為偽而已矣蓋施義而不當其處者義之賊也嘗聞之昔者夫子之道所召行乎天下後世而不能廢者惟其不强仁義以為賢而不含仁義以求自便也不強以為賢故為善者不難不舍以為便故不為者有所畏夫人不可不為而為之不難是天下之所以同守而不廢也而後之愚者常欲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其自便者不以仁義易身之一毛而天下卒去之然則夫子之道為不可易也

樂毅論

余觀夏侯太初之論樂毅稱毅之書以謂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以知毅之心不止於廉并而取毅之不取莒與即墨以謂明信義於天下將縱二城而降之以為王業之何起嗚呼何其言之過歟毅戰國之雄耳其知豈足以知王者之事哉一說昭王之平齊復其數年之仇毅之才盡是矣何以知毅之有心于王者之事哉且以戰國之際士馳說以干時君惟恐其言之不足以動人其所說一切不出于情實則樂生之稱伊尹太甲之事是果其心歟且毅將燕師一戰而破齊虜獲其重器而逐其君以燕國之弱小而五歲勤師于外親所下者七十餘城則士卒亦少弊而國之轉輸應接亦少勞矣故頓于二城之下盤桓而不能取且不終樂毅之計而騎劫代之矣由是觀之樂子之不拔二城者是力有所不足未得盡用其計謀而考之毅之心固未始有縱二城以示民明信有意于王者之事也且樂毅嘗一至臨淄盡取齊之寶財物祭器輸于燕而下七十餘城其所殺傷不知幾何而即墨之大夫出死于戰齊民之視毅不啻

若仇讐而乃欲以不攻二城以明信示民毅之為計必不若是之愚者且方是時之墨田單守焉單善為兵故其守即墨固而不易拔耳何夏侯生之妄論也司馬遷稱異時事類蘇秦者皆附之秦故戰國策之事所載多不足信而遷之所載未始有此故余皆不信之

商君論

昔者商君之治秦貴利尚功明賞罰信號令使其日夜趨于功利之域而無閒暇樂生之心勇于公戰怯于私鬥蓋凡所以養生者非徒事于公不可得也不過十年而秦遂以強後世因之以有天下蓋始皇之亡自商君起之而世之議者以謂秦以商君而興而不知商君之術是秦之所由亡也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安養而徐用之導引屈伸以宣其滯而導其和故藥石食飲平易而舒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患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能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于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方其效也剛壯勇力倍于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木之力已盡而遺毒餘孽潰裂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可以制至于是而不死者未之有也嗚呼用民之道亦何以異乎此昔者三代之聖人也其得天下也不為旦夕之謀操服其民而和

輯其國一出于愷悌忠厚之政使其民無勉強不得已之心故其功成事立而民莫有厭之之意是以享國長久而無後憂彼商君以謂仁人之術非所以速功朝有所為而夕望其利日夜峻治其利罰以驅迫其民斬艾懲創以齊速其怠惰之氣汲汲然常若不可以終日故方其效也所求者得所敵者破徭役使令莫不如意然至于後世天下已定而吾之所欲已得而後前日慘毒之志乃始大發而不可制故更二世而秦亡原其故以取怨于下者豈一日之積歟嗚呼商君實首之也夫民之力人之血氣一也可以徐治而不可以求近功夫欲求近功則必出于深刑痛罰毒石惡草夫四者用而危亡之禍可立而待故曰商君之術是亡國之術也

應侯論

余觀應侯之入秦其心未嘗不在穰侯也彼范雎困苦展轉既瀕于死其求報于魏也切骨腐心不可終日故其將奪穰侯之位而代之也慎重周密不敢輕發非如朝游夕說之士徼倖一言而勝之何則其怨魏之心重故傾穰侯之心必傾人之心必則其計必出于萬全故其上秦昭王書曰其深者不敢載之于書及見秦王乃先言越韓魏以伐齊之非計也陽陳外事以嘗秦王之心自以固其權事成勢固乃一言穰侯太后之專恣不

終朝而逐之則睢之悼穰侯而不敢輕發豈不甚哉太史公所序睢事如此乃言睢之始見秦王誤入永巷聞有穰侯太后而不聞有王也何言之誤耶且睢之與秦王相得數年而後敢言穰侯太后之事者知己之與王交密勢定而計穰侯之不能奪之也其始不敢載之于書一見秦王而不敢及之者知徒嬰其鋒而不足以成吾事而吾將受其禍故也且一見秦王而語穰侯太后之惡如此彼獨不畏穰侯之聞之歟以匹夫無援之分而斥骨肉子母之親非獨取患于穰秦秦王亦且逐之矣彼睢之入闕料穰侯惡諸侯之客下車而逃之其為計如此萬有一幸而得見王徐徐而圖之何所不可而遽為鹵莽之計哉且秦自孝公以求採法法繩下最嚴于宮闈之禁所以自衛者皆以峻法防其下故荆軻刺始皇而殿下之兵不敢妄動安有誤入永巷事耶揚子曰子長多愛奇也此亦好奇之過歟

吳起論

余讀吳起論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少主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吾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之才獨何短于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

史記卷六十二

四

相新君可謂少主國疑矣起也於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是誠短乎是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之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序載書辟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眾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計徒如吾法之不欺而不知物之情此取禍之道也故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眾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陳軫論

陳軫之辨不及蘇秦張儀然軫常從容於戰國之際而儀秦汲汲不能補

其所不及秦以客死儀逃於魏其周流諸國不得少休用智巧而為力勞何也蓋遊說不可取必於一端而儀秦之術一定故也何者蘇秦必於縱張儀必於橫夫一室之人不同心一日之心不同事以叛散相傾之六國而使之一心以為縱雖孺子知其不可以久此蘇秦之所以窮且天下嘗見為縱之利矣一日而散為橫雖足以解約然合散未可必此張儀之蔽也縱者不敢橫雖見橫之利而不敢陳也而游說以非之是強其所不親橫者不敢縱雖見縱之利亦不敢陳也而強詞以亂之是讒其所不怨強其所不親是交胡越之道也讒其所不怨是間兄弟之道也天下固有胡越之可親而兄弟為可間者矣然其親與間之際勞矣且夫胡越者是必親之而後可兄弟者是必間之而後可中道不幸而謀夫者必敗故儀秦之身顛沛而瀕於禍者數矣秦以此死而儀僅以免故縱橫者危道也橫常負天下之責縱則任天下之咎故縱而散者蘇秦負其責橫而合者張儀任其咎然天下之勢故不一要之合散必不可以一定夫操不可以一定之勢而身當其任故曰縱橫危道也陳軫之智不逮二子而不主縱橫之任乘勢伺變而行其說故其為說不勞而其身處於安佚然則陳軫者其說士之巨擘者也余讀田橫傳橫之將死告其客子與漢王俱南面稱

孤今漢為天子而而橫乃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讀韓王信陳豨盧綰等傳竊怪此數人者其受漢恩亦厚矣或拔於士伍而王之或皆恩暱親黨然少不得志則起而為亂蓋其素所積蓄未嘗不在於亂特因事而後發而致其本心蓋亦如田橫之所耻者耶夫高祖以匹夫將群雄取天下非有德義禮樂以畏懷天下之心而其下非有樂推不厭之意高祖特以才勝之爾故快快以就北面乃甚其所甚耻而禍亂起於恩暱親黨之際亦無足怪也故國之興也不以仁而君臣無禮義以相與而以利合則國之所以存者幸也余觀高祖之時韓王信首反以招陳豨而盧綰陰使匈奴與緒連衡而淮陰謀亂於長安內外禍結高祖奔走不息而僅勝之一有不及天下非漢矣漢之所以存庸非幸乎文王之興也商士膚敏裸將於京商士從之矣而况周人乎則恩暱親黨之際可知也商之興也曰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則其有天下非一日之幸也嗚呼漢與三代文王之際異矣

陳平論

余觀陳平使人劫酈商使其子說呂祿陸賈勸陳平以百金交歡絳侯而平勃日以親卒用此滅呂氏未嘗不竊歎也夫士不以仁義相與則其於

利害之際其能不以詐謀相欺者鮮矣酈商為列侯視事高祖十餘年其視呂氏之危漢其心豈能無惻然哉雖不劫之豈不肯使其子也絳侯漢之大臣雖無百金未必與平異心也平之心豈不知酈商絳侯之未必背漢也然必為是之區區者其心不能無疑於此二人故也彼其不能無疑者何也士必以仁義相與而其合也以權利則其利害之際安能無疑哉昔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不悅周公詳說而審喻之夫師保之際有所不悅而周公不忌焉諭之以義明之以理而已嗚呼聖賢之事為不可及也

蕭何論

高祖論蕭相國為三傑之首及論功行封為諸將百計諭晚曉卒以何為第一高祖之待何也可知矣高祖之有何是猶人之有五臟木之有根魚之有水也使何雖有大過猶將容之然一日與民請苑中地高祖發怒奮然加斥奴隸使有司械繫辱之而不疑此在常人為之則必以為狂易反常而高祖獨安為之其心蓋有說也高祖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者何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之說而帝乃大悅夫二生之說淺夫畏嫌之常情也而其術足以當帝之心是帝於何未有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枕於何之心則其心惟恐其恃功驕恣而以吾之不忍侵辱之也故以天下之大功一日有微罪則以奴隸之辱加之而不疑使何意知吾之不憚侵辱之如此者務以抑去其驕蹇之意此高祖之術也其後絳侯立文帝以天下與人論功宜如何一日有疑謗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夫文帝非不德於絳侯其心未免於疑如高祖之於何也雖然絳侯吹簫之鬻民其驍武勇鷲疑其恃功而喜亂恐其驕而抑折之可也若蕭相國謹畏厚德之君子雖共天下可以無疑而馭之乃與韓彭同術然則文帝得之高帝過矣

子房論

天下之善辨者不過能折天下之人以理而已矣夫折人之情使從乎理惟畏理者而後能從之彼無所顧於理者雖極天下之理而與之辨彼將漠然而不信蓋言至於此而後不足恃是故莫若示之以事而動其心夫天下之人雖於理有所不畏然至於心之所不樂亦不為也昔者鄭莊公疾叔段而出姜氏夫子出其母天下之大惡也彼其民亦有以不義而正之者矣而莊公卒為之然則是雖有諫者而不聽也至於穎考叔為一言於飲食之間而莊公若不可以終日易其平日忿疾之意為孝弟不忍之心是莊公蓋莊公不可以言奪而可以心 天下之人固有告之以孝

樂孝弟而不諭者然退而視其所為未必不愛其父母而樂其兄弟矣則外雖不免於愚而心之智猶在也吾之智足以發其心則彼固無俟乎區區之辨折而使之矣子房之立惠帝其說近是矣彼高祖之為人出於草莽戰爭之中豈知所謂廢嫡之說耶故叔孫通之徒極其說而不納亦無足怪也至於子房乃引四老人而輔之從容於片言之際而太子雖得不易雖有戚姬如意之愛而卒不能間彼子房以謂高帝者雖非理之所能曉至於感之以利害之計則猶足以抒其平日之感彼能屈其所難致者而為之臣則天下之心歸之而吾捨之則必有禍彼高帝雖不顧天下之所當立而亦知天下之所歸者之不可易也此子房之所以謂智歟故折人於理從者十五感其心而動之從者十九夫人之於理其信與否相半也故十得五而人有感於心則無不從雖天下之至悍未有行其所不樂者也故十得九其後唐武后欲以武氏易唐而中宗已甚危矣彼獨傲然不顧其下雖有忠諫無所用之蓋人以為說者皆其所忽故也其後狄仁傑為之一言以感動其惻怛之情而唐遂以濟嗚呼是子房之術也

魏豹彭越論

余愛司馬遷論魏豹彭越之不恥囚虜以至刑戮也曰彼無異故智畧絕

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以故幽囚而不辭嗚呼何其論之之至也漢自高祖之後其將者在者皆常才中人而其名將皆已誅死族滅彭越以疑死韓信黥布相繼以反誅余嘗疑漢之於功臣少恩如是推遷所論而後知高祖之誅功臣勢變之不獲已而世之論高祖不善馭功臣如光武故相繼誅族者皆妄論不推原當世之故嘗試論之曰秦之亡豪傑並起世之英雄才過十人者無不興起而士大夫去戰國未遠其人皆有六國豪傑之遺風故其用兵行師有可稱述方此時人皆有帝王之心如韓信之徒其屈體為臣者其初心豈將屈體委身而已乎高祖豈不知其然而收之者何也夫操白梃馭市人而爭天下非得如斯人者則誰肯為吾使彼亦將有所寄以求所欲也彼之視高祖猶高祖之用二人何則兩各有所私利而非君臣之分故也且彼之所以臣吾者非有至誠之心而不厭其所欲則反顧而去耳故非裂天下而以王之其勢不可使故固陵之敗子房勸高祖分王韓信彭越且是時天下之地分於二人者何啻十五而子房不敢愛者不如是不足以留二人故也夫以英雄好亂之姿無君臣至親之分而據萬乘之強國此其勢非得天下則不厭何則如韓信彭越之徒束手為虜而不耻者其心猶冀萬有一不

死而庶幾得尺寸之柄以施其智而况南面稱王據有甲兵士民之衆肯帖然而為人之下哉嗚呼高祖安得高枕而卧也昔楚王田于雲夢有熊當路而不去弓矢戈戟之力不能殺王患之或曰南山之虎其勇無敵方飢而休馭而逐熊其能勝之哉王曰善驅虎當熊未及死而王之左右六鈞之弓百鍊之戈當虎之衝虎食熊未盡而殺之矣夫楚王之用虎非樂使之也非是則無能勝熊者矣其殺之也非有疾怨也不殺且及吾矣彼虎之視熊其與視楚王無以異也不乘其便而殺之一失所制則後雖欲殺不可得矣虎之食熊非為吾除患也勢馭之而不知其為人怒也故高祖之用三人非樂使之無是三人則項籍不為吾擒矣高祖非以怨殺三人也知其終不為吾用故也三人之為吾亡楚也非為至誠欲王漢也勢有動其心故也為長者之論曰漢封功臣其地大過故反天下既定當明制度別上下稍裁之庶幾矣嗚呼彼安坐無事猶狼顧其上况削之乎故高祖於是三人者不得不分天下而封之而三人者封之亦反削之亦反其勢必誅之而後定故余悲高祖於此有不獲已焉

衛青論

自古中和深厚之士可以保富貴處功勳而不足干名高輕狹慷慨之士

三選

二二二

八

立可喜之行者可以為名高而履危禍二者若皆有所不足足然為可喜以取名者其技止此耳使為中和深厚必不可得而中和深厚之士其於取名驚世者或者能之而有不為也司馬遷論李將軍之死曰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論大將軍曰以柔自媚於上其於天下未有稱之愚意李廣之所為青之所不願而非不足也以青為奴虜庸人遭時幸會以取富貴者耶則汲黯不拜大將軍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青由此益重黯李敢怨其父死至擊傷青青為諱不言青知揖之重於拜權足以報敢而為諱之懲田竇之事至絕口不荐士不斬蘇建使歸命天子言之如不快人意而其知時見遠皆中幾會青顧不能交灌夫藉福之歡而為使意斬伐者之所為耶凡此類非庸人所能也使非庸人而為此則必有道矣而遽欲賢廣而貶之不亦過哉夫好名之士常鼓舞於壯銳可喜之節而不快於持重遠見之士廣之所為天下之輕勇者好之其明者未必善也後世之論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者未嘗不右子儀夫善戰而有謀果敢而精銳是數者子儀若不及其寬緩仁愛宜若魯鈍矣而卒過光弼者何也子儀之所長光弼之所不能光弼之所長子儀或未必為是故也淮南王與伍被為反計而被獨稱大將軍以折之被其仗節死義則憚汲黯用兵決戰

則忌青然則為天下未有稱者又果然哉

司馬相如論

司馬相如雖以文章事武帝而慨然有君子之風蓋其心不專以其技易寵祿又有不忍欺其君者東方朔論上林苑害民田號為正諫拂人主之欲而相如上林其終所陳與方朔何異且相如事景帝遊梁羈旅不偶亦思泰矣起而逢其合持末技以求售此常人之情惟恐失其意也愛惡未可必而諫及之此其心似不志於利者也其後為帝開夜郎通西南夷既至蜀得其父老之說頗自悔其失作書為諭蜀而實以風夫既以開其利於前矣徐覺其害又不忍默然此其心似不忍自欺者與夫遂非而忍媿者亦異始相如亦自以慕藺相如彼其從來有足觀者矣

司馬遷論上

司馬遷作伯夷傳言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此特遷自言為李陵辨而武帝刑之耳論管晏之事則於晏子獨曰使晏子而在雖執鞭所欣慕焉遷之為是言者蓋晏子出越石父於縲紲而方遷被刑漢之公卿無為遷言故於晏子致意焉且方李陵之降其為漢與否未可知而遷獨激昂不顧出力辨之如此幾於愚乎與夫時然後言片言解紛者異矣不知其失而惑天道之是非何哉至怨時人之不援己於禍而拳拳於晏子遷亦淺矣

文選 二十七

元

司馬遷論下

司馬遷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士之餘風故其為書叙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其言侯嬴自殺以報魏公子而樊於期自殺以頭遺荊軻皆奇誕不近人情不足攷信以嬴既進朱亥以報魏公子以不自殺未害為信而樊於期自匿以求苟免尚安肯憤然刎以浮詞以首遺人哉此未必非燕丹殺之也余讀刺客傳頗愛曹沫豫讓之事沫有補於其國而讓為不負其君然皆不合大義而庶幾所謂好勇者如聶政荊軻之事此特賤丈夫之雄耳余觀竇嬰田蚡灌夫之事考嬰與蚡皆庸人不學其所立無可稱錄而灌夫屠沽之人也鬪爭於酒食之間不啻若奴妾是皆何足載之於書而遷序聶政荊軻竇嬰田蚡之事特詳反覆叙錄而不厭蓋其尚氣好俠事投其所好故不知其言之不信而忘其事之為不足錄也

趙充國論

余讀趙充國傳觀其用兵決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對五萬之先零持久頗兵數年而不決其取之也又非有奇變可喜之功蓋嘗疑其多畏

而少斷及見其言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而後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規略即古之謀臣智士之遺法也古之善計者未嘗一日不忘於功名而不肯為傲倖之利而其術本於觀時時非吾之所能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則安坐以待其變舍是未有肯妄動者夫提兵決戰斬級捕虜以與敵鬪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無患也未可以無患則變生不常而勝負未有所在謀人之國都而吾之勝負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國赦罪并以離其支黨遣其際者以亂其腹心培之於覆亡乃徐待其勢而後振之夫充國豈以謂力戰決死為必敗哉以謂善戰者其法不當出此故也昔余嘗怪武帝用衛青霍光病出萬死百戰以蹂踐匈奴之疆此兩人斬馘降虜不可勝數單于遠遁漠然空虛而終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漢與匈奴兩不振矣唐太宗與頡利臨渭水而盟方是時內有太宗之強而李靖李勣為之將帥致頡利於室中而閉其門覆軍殺將何求而不可太宗意不出此而其後頡利危殆太宗空虛李靖以五千騎談笑而滅之夫武之無大功何也戰匈奴之強而不能致匈奴於弱而後戰而太宗明知頡利利之方強雖足以取而未可以無患李靖以孤軍而功過衛霍之百戰惟投其時故也其後太宗舉國以取高麗猛將銳卒自以

無前而頡兵堅城逡巡而退何則蓋蘇文之雄而以亡國處之過矣高宗之時蓋蘇文既死則用一李勣取之而有餘夫勣之才豈過太宗哉敵之時異也向踐與范蠡百計而謀吳向踐不能忍而必發也數矣蠡獨不可而至稻蠡之變則遂起而不疑何則彼之至計不獨以一戰為也故充國以善戰之才謀五萬之衆至百計蹙取彌年而後成彼非惡速戰也以謂此用兵之法也

陳湯論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之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傲倖生事夷狄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誣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加尊寵以勸有功此劉向之論也夫奮不顧身決策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藁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何則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邀我則亦為國者之所病也故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為說則終亦未有以服惡矯制者之論

惜乎無有以余說告之者矣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其不可以常倣倖而得功者又寡少如此則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憂哉故上足以尊明湯之有功褒顯之而無疑下不長未來邀功生事之論天下之善計也古之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亦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也昔者韓惠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夫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是賞湯之說也

邴吉論

邴丞相為人至深厚也余獨有恨焉虜入雲中詔問丞相御史以虜所入御史不能對得譴責而丞相能具知至見為憂邊思職夫吉之能知馭吏之力也夫平日不知從事於其所急而一時際會於他人之力亦可以為倣倖矣謂之真憂邊思職也可乎因倣倖以得譽遂從而冒之坐視人之得譴責而不分謗則亦少欺矣龔遂因王生一言天子以為長者遂不敢以為出已曰此乃臣議曹教臣夫遂之能歸功於君其善微而不冒人之善其德厚矣方天子讓御史吉如曰臣與御史等耳臣之僕有先白臣者臣是以知之此其為能豈獨憂邊思職而已哉世人有未常射挾弓注矢一發而中不知者曰天下之善射者也其人不讓則知之者笑之矣邴吉脫宣帝於死能絕口不道獨貪一馭吏之功殆必不然傳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吉未之思與夫冒倣倖之福而安處之此庸人之所常行獨為邴丞相恨也

王鄭論

昔孔子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以忠清與之而不與以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遠矣而以仁與之何也夫仁之為道雖大然其實以濟物為本濟物之事非一善可以當之必其才德為世所賴得吾則存非吾則亡吾之所在家安而國治如是則有一善不害為不仁而有小不善於仁未害也余觀王祥鄭冲何曾三人者攷其行事之迹從容無事之際雖謂之君子可也然為魏大臣陰相司馬氏以喪魏室卒導而授夫平日之則戒慎君子之行忽而當事則為小人所不忍為此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在家在邦必聞者也昔西漢之衰有似乎此孔光師丹皆盜當世賢君子之名而或屈

乎董賢或迫於王莽使為奸者反依之以取重嗚呼治天下其不可以無才智骨鯁之士也淮南王欲為亂獨憚大將軍與汲黯畏衛青畏其武畏汲黯畏其直也夫世固有德不足以化奸才不足以止亂而可以謂之仁人君子乎夫使令尹子文陳文子當管仲之任則不勝矣李德裕曰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乎必不能急病理煩當難必不能捐軀濟厄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者此數子之謂

張華論

裴頠勸張華以黜賈后而華不可其言曰聊以優游卒歲當時華有天下之望奸臣孽后切齒於華久矣雖不舉大事可得優游卒歲與華之知甯不知此而為是言何也夫華為之亦死不為亦死微倖苟免自安之言耳方是時華之計無可為者矣與外臣為仇則賈后得藉口以誅之與孽后為怨則強王將以伏正而行其意起貧賤取富貴既無棄屣之高又名重累身眾所不置已有遁尾之厲嗟乎華於是時蓋知不免矣自古為是言者不以賢不肖皆不免者董卓築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塢夫事不成而塢可得而守與卓雖愚亦知之矣曹爽不能用桓範之計而曰不失為富家翁其措意亦如此華之優游董卓之守塢曹爽之富翁皆知不免而傲倖苟且之言耳不足論也士之謀身亦可悲也夫

王導論

余觀王導之為晉有以也哉自古開國建邦尚功利修戰伐其俗好武喜功其國家法度修立若是者必速強而無內亂然當其亡也必為大敵取之何則法度素立人畏而不敢犯夫無內亂夫國小勢單而有所恃必敗鬪其人才可用而不能下人夫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取也吳蜀是已諸葛亮治蜀法制謹密兵武修立糧儲豐而器械精故以區區之蜀而魏人不敢亮既死姜維恃其餘力黷武好戰而魏取之孫權之為吳也江東才武之士悉用而無遺其將帥可可用之才權既死而規畧風聲不改其舊孫皓不肯俯仰畏縮為自守之計時用其武而晉取之故曰小國敢鬪而不下人大國之所取也夫政和俗弱畏患自守者多內侮其弊也內之強有力者取之然不待其力盡勢窮則不亡何則內有強力之臣而無所忌則必起然國人未去則取之也雖非極弊不可復振之際則不可得東晉是也導相元帝於江東所以立國者不過賓延賢士招禮名勝設學校謹選舉力為柔仁和厚之政而已夫當西晉之末夷狄並起天下大亂非有商君管仲之節制刻深以圖功利起怠惰收蓄天下之才勇之士不

畏勞苦往反與之深入力爭未有能立者也而導顧為此豈其才不足歟或者曰導之意以謂限長江而與關洛交兵相元帝而與劉曜石勒爭雄駕御賀循紀瞻之徒而與夷狄馳逐此百舉而百敗曾不如勿為之愈也是以置江北之紛紛而為保國之計苟為後世不遽工之策而可矣夫王敦蘇峻之內侮桓溫桓元之倔强大則君廢大臣誅小則控制上流而朝廷奔命宜若朝夕而亡矣卒之劉裕取之於陵夷甚弊之後此固導之深圖也齊之政強魯之政弱魯朝齊而齊先亡乃自古為然矣

屈突通論

屈突通知隋之亡力不足以救也審矣然力盡勢極猶為萬一之計其心皎然未負隋也通未及死而被擒其不死者非自免也唐赦之也唐之為隋之仇明矣通不負其所事而舍其生然忘其仇而食其祿責通報其怨非也天之所與通安得而報之君子於其仇度非其所得報則不得行其私然亦不敢忘其私故食其祿者通之罪也凡負恩圖存於可為之時者得罪於通可也忠亦不足為矣

裴守真論

先王之禮不明於世日以廢壞遂至於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于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俯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於禮樂之際齊明盛服如臨師傅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使後世之汚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勉而為之其欲捨而從吾也固已不勝其怠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旁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之禮何從而興也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之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狗其君余讀裴守真傳守真善容典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其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下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二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古立觀舞今也今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也特從其佚便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惡夫好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乎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下之車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闔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韋織毳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便安者為之也夫一守真不足道也而世遂謂才

稱其官則知史說偷風瞽俗相扇而不知恥也可勝嘆哉

韓愈論

韓退之以為文人則有餘以為知道則不足何則文章自東漢以來氣象則已卑矣分為三國又裂為南北天下大亂士氣不振而又雜以蠻夷輕淫靡曼之風亂以羌胡悍魯鄙悖之氣至於唐而大壞矣雖才人衆多如正觀風俗平治如開元而惟文章之衰未有能振其弊者愈當正元中獨却而揮之上窺典謨中包遷固下逮騷雅沛然有餘浩乎無窮是愈之才有見於聖賢之大而後如其在夫子之門將追游夏而及之而比之於漢已來齷齪之文人則不可曰則愈知道歟曰愈未知也愈之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果如是則舍仁與義而非道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由有吉若如此道與德特未定而仁與義皆道也是愈於道本不知其何物故其言紛紛異同而無所歸而獨不知子思之言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性曰道曰教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禮樂政刑所謂教也而出於道仁義禮智所謂道也而出於性性則原本於天論至於此而足矣未嘗持一偏曰如是謂之道如是謂之非道曰定名曰虛位也則子思實知之矣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者歟

李郭論

雄傑好亂之士可伏以天下之大義而不可掩以匹夫之小數何也彼其心甘為理屈不肯負人以其智幸而掩之得志其後必大亂凶悖放恣而後其志乃已此不可不慎也漢高祖苟一時之便偽游雲夢而執韓信雖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生矣當此時高才智士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貫高之亂繼踵而起者此非伏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鬪百勝其治兵行軍風采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諸將皆望風伏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諸將已不為使子儀能使吐蕃謂父而史思明乃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及子儀之名子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之不足余嘗思其故讀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事而後知李郭之優劣蓋子儀之為人至誠不欺主於忠信其胸中洞然大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伏其義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史思明此雖狡夫滑虜之常態意其人雖雄悍驍勇而中有所不可保信者市井之智盜賊之謀有時而用也不然何以召史思明之侮而田承嗣之膝為尚父屈與此於伏人之道小嗚乎嗚呼成事以才不若以德服人以智

不若以理惟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有悔也

李德裕論

李德裕制變遇事之方裴度有所媿然度之制變務出於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身安李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其有寵於母后也問計於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出於郭誼誼為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吾稹為可恕在朝廷為可賞德裕以為劉稹小子亦安能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教以竦動視聽耳若此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於其下其為慮蓋已疎矣德裕患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之罪為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此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為是哉故一失勢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二十八

張石史來文

答李推官書

李君足下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文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製體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遊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吾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納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坦然不以自甯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來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

文選 二十八

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如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夫學問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奇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利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易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詩曰吉人之詞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

也

上孫端明書

昔樂正子用於魯孟子為之喜而不勝寐夫功名進退之際君子本不以累其心其來何足喜其去何必愠一樂正子之用於區區之魯而足以悅孟子浩然之懷何也夫天下之事不如人意者常多而其委曲會合與人同謀者常少故也豈特少哉蓋千百而一遇焉夫人之修身為善擇地而蹈者豈嘗一日不願取諸其身而布之天下哉而世之人視夫賢人君子之有立於世其心亦豈不願為之奔走而受其澤也此二者宜若物理之所當然者然其行也或止之其親也或間之讒邪閉於其前檢巧伺乎其後而賢人君子又不肯少屈其意俯仰而有就故憂憂乎其勢欲合而常難故使夫物理之所當然者一旦更指之為不可逢之會可勝嘆哉由此言之則其萬一有合而得施其用豈不可喜也末生三十有五年矣其聞執事之名亦久矣方先帝之時群才並進多士滿朝而天下之人指以為正人大丈夫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挺然於群枉之中其進退用舍繫於天下輕重者凡七八人而公其一也天下之士其望受賜於公久矣然其間何其屹屹乎欲合之難耶今春以來前日所指以為正人大丈夫者

文選 二十八

二

翁然四合而至矣公雖優游近藩然聞之道塗以為入陪輔弼實在旦暮夫如今日之所用其磊落震動人者皆往時天下之士將至於絕望而不得見者也今也一旦而盡見之則其喜也是宜不獨不寐而止也未之家弟來幸得望履幕下未嘗欣然自負以為辱公之知而某今也為令沈邱得在使部聞公之府有慶也日夜喜躍樂頌其事而願有獻焉故不量其賤且愚喜為執事一道之而未之家世單寒無勢力自援於當途而方天下治平賢俊振起區區之心未能自甘於無用來歲之春公將有薦其屬為京官者未願沾其一乎夫天下之士願奔走於君子而君子亦豈一日忘天下之士哉伏惟察之進退俟命

投知己書

五月日未謹因僕夫百拜獻書某官未之古之致精竭思以事一藝而其知不分者其心之所思意之所感必能自達於其技使人觀其動作變態而逆得其悲歡好惡之微情故工樂者能使喜愠見於其聲工舞者能使欣戚見於其容當其情見乎物而意洩於外也蓋雖欲自掩而不可得者伯牙之所好者琴耳鍾子期坐而聽之而伯牙不能藏其微情夫伯牙之情豈與琴謀哉惟其專意一心以事其技故意之所動默然相授而不自

知也未自卍角而讀書十有三歲而好為文方是時雖不能盡通古人之
意然自三代以來聖賢騷人之述作與夫秦漢而降文章詞辨詩賦謠頌
下至雕蟲繡繪小章碎句雖不合於大道靡不畢觀時或有所感發已能
見之於文字所習益久所親益衆所嗜益深故自十有三歲而至今三十
有二年身之所歷耳目之所聞見著於當世而可知與夫考於前古而有
得者無一不發之於文字不幸少苦貧賤十有七歲而親病又二年而親
喪既任困於州學縣者十有二年矣其悲憂驚悸煎熬逼迫之情憔悴萎
蕪鬱塞憤懣之氣充滿羨溢盈心滿懷而又饑寒困窮就食以活其妻孥
者往來奔走率嘗數千里西走巴蜀南盡吳會陸困於周秦而水窮於江
淮河海波濤魚龍之驚重山複嶺猿猱猩鼯之出入大夏炎暑流金裂石
與夫雷電雨潦之震恐積陰大寒烈風霰雪龜乎刮肌之悽愴皆已習見
而安行晝則接於起居夜則見於夢寐計其安危飽煨脫憂危而解逼仄
揚眉開口無事一笑者百分之中不占其一又觀一世之情其所矜尚可
以自振於貧賤阨窮者未素於其身無有其一故雖出仕四方修身治官
庶幾於有聞而門單旅薄氣焰寒冷執板趨拜以見大吏大則罵辱詬責
小則詰問凌侮得其漠然不問棄置其誰何則退而欣然輒自慶喜其窮

愁困塞有不可勝言者又豈獨此哉古之能為文章者誰不著書大率窮
人之詞十居其九蓋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獨發於言
語文章無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幾可以紓其情以自慰於寂寞之濱耳如
未之窮者亦可以謂之極矣其生平之區區既嘗自致其工於此而又遭
會阨窮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態長歌慟哭詬罵怨怒可喜可駭可
愛可惡出馳而入息陽麗而陰肅沛然於文若有所得未之於文雖不可
謂之工然其用心亦已專矣夫文章之於人心其理之相近與夫工人之
於技則有間矣未之區區蓋已盡布於此則世之高明博達之君子俯而
聽之蓋有不待夫疑而問問而後知其心也伏惟某官以文章學術暴著
天下方為 朝廷訓詞之臣而不腆之文常欲獎與人誰不與自達於世
之顯人而来自顧所藏無一不可敢書其平日之文與詩凡九十篇以辱
左右伏惟閑暇而賜觀焉則未之情誠雖欲毫髮自伏而不可得矣公亦
念之耶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為感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夫詩之興出於人之情喜怒哀
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言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

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要之必發至誠而後作故人之於詩不感於物不動於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於其心而後樂有逆於其欲而後怨當樂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無有使之莫使其然而然者也豈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於中而無偽詩導其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說也夫文章之興其變多矣惟詩獨邇於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未必作於其人而取古人之詩以觀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於朝廷之政事廣至於四方之風俗微至於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於詩而知之而使有司以時采取而藏諸大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政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之作者紛然並出以至於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述不可勝記其間卓然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真發志之實者尚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為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則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於世所謂無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歟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所謂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人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間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霸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畧屈於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人淺

人矣然各有所乏而終亦不能自勉以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不亦其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鼻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為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勵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帥苟有勢力可以極之于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于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于世者也何其取知于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于道藝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于世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由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于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聞而或省之車敗於奔馳足趺於步趨毀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又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贄望其門牆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為師禮之為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未禮之不修望望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者如此其至也未又嘗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耻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嘆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恃術以下其君之所好至于受侮被斥屢進而不耻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污辱若是其不知耻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

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已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之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為甚污而不足為其亦過矣彼之所為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書

未當以為謂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煩簡舒斂之節一出乎誠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為楚敵秦人之必衣秦服者也惟其言之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遁志不可以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未之初為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邱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狷其趣高故其言周密而又反覆曲折初疑於煩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其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攷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徬徨悲嗟卒無有省之者故剖志抉慮以死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明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淒怆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推其言以

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實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慷慨自其少時周游天下結交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害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退之文如先生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超卓不可收攬則極語言之瓌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愚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立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緒餘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鉏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逸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始為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于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之學者始耻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為之冠其文章議論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興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從來後來而論友者也未自初讀書即知讀執事之文既長而

思之廣求遠訪以盡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真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未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事達然未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兩為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下之求其上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聖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效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勵出奇惟恐不逮者由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漫然鉏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問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未嘗讀西漢書見吳公之取買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暴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此三人者猶能降心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至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能無有慨然能用古意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興矣

上黃判監書

未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于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于末守真而不陷于偽者莫近乎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知

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為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
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炎漢以來天下學者頗知推本仁義
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
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說孑然不可以並立各擯其
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未之不肖嘗竊嘆以為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
無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
有所不足歟使道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
為道德之論者本於虛無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滯於著見而有迹極無
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
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為有耳而有未始非無也無者
固自無耳而無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特命於吾耳而吾之為是說
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吾無定心然則無乃出於妄意私知而非
物之正耶由是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
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負融
和會而物與吾兩冥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
然方其感于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

至蹟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未之於學竊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
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而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
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為大全也

答杜鋒書

未啟罪垢謫官於此多病懶放舊學荒廢無以見賢俊故久不果奉謁而
足下意益勤兩墜珠玉又副以新文一軸披讀累日不勝欽仰試誦所疑
其一篇曰非季札夫季札何可非也札之達於禮樂蓋孔子之所與而其
人之賢則非管晏叔向子產韓厥所可及也然則其於辭受之際宜亦至
矣彼其辭千乘之國於爭奪之世蓋欲制行以高天下而教後世將以愧
夫盜據竊取而使亂臣賊子少息焉息焉使季札受亦可辭亦可而卒辭
之者亦行其志云耳夫豈有所不可哉夫季札非忘吳也豈不曰國之存
亡廢興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昔孤竹君以國與叔齊叔齊讓伯夷而卒
皆逃去入周不返其國而孤竹之後不聞有興者而孔子之論二子曰求
仁而得仁未嘗罪以亡其國也夫子之不非夷齊則季札之不得罪於夫
子明矣足下試詳思之世之貴玉珩以器用言之譬如玩好間一物耳未
未可格以法度也愚以為季札為不可非王行為不足非也三傑贊文字

豐縟而叙詳密有作者之風更加老成則無可議辱問甚勤不敢不盡

再答杜鋒書

承諭疊疊似未達鄙意嗟乎季子讓國幾千餘歲歷數聖賢未嘗有說獨見黜於吾子蓋夫子謂後生可畏者夫季子之不肯受吳直是不欲有國耳故其言曰願附子臧之義彼視棄千乘之國如草芥亦必有樂乎此而易彼者苟求其所以讓之之名則壽夢欲越諸兄而立之季子固不可也至餘昧卒而子僚之才亦足以君國則季子不得廢嫡而立孟子曰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札之所以必辭者惡亂君臣之大分也季札之於道德其深矣哉吳屈庸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可謂知其心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則自夷齊以來札一人而已所謂聖人之清者也夫豈在所黜哉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則古之論存亡興廢未有不言天者非幸不幸也孤竹之君欲越次而立叔齊叔齊辭之可也伯夷長當立而辭之何也商人世及則叔齊將以次亦當立也而夫子初不論此直曰古之賢人也其意可見季子之聽樂其于禮樂之際深矣其於辭受必不草草更宜詳之

答汪信民書

文選

二二八

九

未啟上教授汪君足下過符離偶多事然雖聞車馬嘗見臨而卒不能一到左右也必蒙深察到家忽使人惠書如見問以文墨事未於文字竊嘗好之而不能著也莫知所以告左右者抑聞之古人之文章雖制作之體不一端大抵不過記事辨理而已記事而可以垂世辨理而足以開物皆詞達者也雖然有道詞生於理理根於心苟邪氣不入於心僻學不接於耳目而中和正大之氣溢於中發於文字言語未有不明白條暢盡觀於語者乎直者文簡事該而理明雖使婦子童子聽之而喻曲者枝詞游說文煩而事晦讀之三反而不見其情此無待而然也足以以文章取高科言語之工妙天下而僕敢獻其陳說則有罪矣然既以仰答盛意之辱又因以求教也春寒自愛偶以連日冗甚修答不時恕之恕之不宣未再拜

